

□于冠深

在报端常见这样的论说:人生的价值不在于生命的长度,而在于生命的厚度和宽度。所谓生命的长度,是指寿命长短。所谓生命的厚度和宽度,是指在一定时间里所做的对社会、对他人有益的事情或曰贡献。其论据多以诗人为例:王勃、李贺都年纪轻轻就去世了,但他们的诗篇却光耀千秋。而许多平庸的人,尽管寿命不短或者很长,因没有给后世留下什么值得记取和怀念的东西,他们人生的价值就无从谈起。

好像有些道理。细思则以为有值得商榷之处。以下是我两点看法。

其一,一个人其生命的长度与厚度和宽度是统一的。

一个生命之所以能够有其——按照论者的说法——厚度和宽度,也就是能够对社会和他人做贡献,必须以有一定生命长度为前提。一个刚刚落地就不幸夭折的婴儿,即使他(她)能够长大成人的话可能会是怎样的天才或能手,然则他(她)既然夭折,不具备为社会和他人做贡献的最起码的生命长度,岂非没有生命的厚度和宽度可言了?

有个成语曰“大器晚成”。大器者,大才之谓。大才对社会和他人做出的贡献,自然比中才和小才要大,其生命的厚度和宽度,当然也比后两者要大。然则这里的一个“晚”字,又必须以较长的生命长度为前提。倘年纪轻轻就不幸离世,所谓“晚成”也者,也就谈不到了。据知,季羡林先生的主要学术著作,是七十岁以后写的。“若梁灏,八十二。对大廷,魁多士。”假如这位梁老先生在八十二岁前去世,历史上岂非就没有他这个状元了?

像王勃、李贺等这类英年早逝的才俊,历史上代有其人。他们在有生之年对社会和他

人生的价值



人生的价值,应该包括两个方面:奉献生命和享受生命。前者就是为社会、为他人做贡献;后者就是行使享受生命的权利,亦即享受人生的幸福。

人所做的贡献,的确比许多其他较他们寿命更长的人要多。然则,假如他们不是英年早逝而是有着更长的生命长度的话,是不是可以写出更多更好的诗篇,从而使自己生命的厚度和宽度进一步增加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假如李白和杜甫不是比王勃、李贺都多活了几十年,他们是不是还有诗仙、诗圣的桂冠,恐怕就难说了。

由此以观,人们在谈论人生价值的时候,把生命的长度与生命的厚度和宽度割裂开来,是不适宜、不妥当的。

其二,按照上述论者的说法,一个人,当他(她)丧失了为社会、为他人做出有益贡献的能力之后,或者离休退休之后不再有所作为,他(她)的生命,也就是他(她)的继续生存,就没有价值了。没有价值的生存,当然就没有了意义,岂非没有了继续活着的根据?我不这样认为。

人生在世,当然应该努力做出对社会、对他人有益的贡

献。这是人生价值的重要体现。然则,这并不是人生价值的全部。人既然来到世间,就有其享受生命的权利。这是造化的或者也不妨说是上天的旨意。实施这种权利本身,纯然享受自己的生命,也是人生的价值,只要他(她)是靠自己的合法收入生活,不损害社会和他人。

我们的古人是讲究“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大千世界,包罗万象。仅拿生物当中难以计数的野生动物来说,排除了人类的视角,而从造化的视角或者也不妨说从上天的视角来看,实在很难说它们的存在对生物界有什么有益的贡献。虽则如此,难道能够认为它们没有生存的价值吗?何况人类。

人生的价值,应该包括两个方面:奉献生命和享受生命。前者就是为社会、为他人做贡献;后者就是行使享受生命的权利,亦即享受人生的幸福。此或即古人所谓“生可以生,天福也”。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集中到一点,就

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祉。如果享受生命亦即享受人生的幸福没有价值的话,又该怎么理解党的宗旨的价值呢?

一般说来,世人的人生都有奉献生命和享受生命这两个方面的价值。两个方面的价值不是截然分开的。人在奉献生命亦即在为社会、为他人做着贡献的时候,也在享受着自己的生命或曰享受着人生的幸福。不仅如此,至少对有些人而言,他们奉献生命亦即为社会、为他人做出贡献本身,也是或更是享受生命或曰享受人生的幸福。

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其人均预期寿命的长短,是衡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高下的重要标志。长寿是福,高寿者被称为人瑞,即使他们已无力为社会、为他人做出有益的贡献。这是国人的共识。难道是偶然的吗?

(本文作者为大众报业集团原副总编辑,出版《苔痕上阶》、《草色遥看》等多部著作)

名家言

女人和蛇

□肖复兴

对幸福的认知五花八门,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够如她一样,舍弃优越的工作而在一个小镇当一个自然中心的工作人员,单调而寂寞地对着那些乌龟和蛇。

欧文小镇是美国印第安纳州一个非常小的袖珍小镇,之所以出名,是因为这里有温泉。一百多年前,一位德国医生就是冲着温泉买了一块非常大的地,建立起一座疗养院。岁月沧桑,世事更迭,如今这里成了一座州立公园。

来到公园,才知道公园占地面积非常大,森林资源丰富,远不止温泉。如今,人们在公园里建了一座自然中心,其实就是一座小型的自然博物馆。这是一座莱特式的现代建筑,里面展览当地独有的矿物、树种、花草、动物等的历史资料和标本,还有活物。活物中最多的是鸟、乌龟和蛇。

正是中午,乌龟和蛇正在午餐。我第一次看见乌龟和蛇吃东西,它们被迁出展柜,被放在很大的塑料箱中。乌龟吃小鱼,还可以理解,蛇居然也吃小鱼,真的难以想象。蛇伸出蜿蜒的脖子,吐出长长的信子,在一瞬间就完成了进餐的整个动作,那劲头颇像壁虎捉虫,非常好玩。

我和孩子们正在围着箱子看蛇吃小鱼,一位身穿工作服的老太太走了过来。她告诉我们,这条蛇今天已经吃了十几条小鱼了,刚才是它吃的最后一条小鱼。说着,她弯腰蹲下来,将手臂伸进箱子里,把那条蛇拿了出来,对我们说:你们可



以摸一摸它,它很听话,不伤人的。那条蛇足有七八米长,碗口那样粗,顺着她的胳膊,像是电影里的慢镜头一样,缓缓地蜿蜒着,舒展着身子,蜷伏在她的胸前。那样子显得很温顺,但我没敢去摸,倒是孩子们兴致勃勃、跃跃欲试,发出一阵欢快的笑声,蛇见多不怪,不动声色地依偎在老太太的胸前。

老太太接着告诉我们,这条蛇是十三年前她在展览馆门口看见的,它像是要爬进展馆,按照我们的话说就是缘分了。老太太弯腰抱起它,一直养到了今天。说着,她走到展柜前,把蛇放了进去,又引我们到展台前,打开一本画册,翻到有一条小蛇的那一页,说这就是十年前拍下的照片。

并不是所有的蛇都是寓言《农夫和蛇》里的蛇,这条蛇通人性,十三年朝夕相处,和老

太太成了好朋友。这应该是人和大自然的关系。老太太笑着告诉我们,这条蛇特别有趣,最爱闻巧克力的味儿,虽然它并不吃巧克力。有一次,在喂它吃食的时候,她刚刚吃了一块巧克力,被它闻到了,蛇的嗅觉特别灵敏,以后只要她一吃巧克力,它老远就能闻得到,就会显得很兴奋,向她爬过来。而且,以后几乎每一次再喂食的时候,它都要她张开嘴,看看她嘴中有没有巧克力。那样子,就像一个孩子。

老太太是一个心直口快爱说话的人。也许是整天和这些不说话的动植物打交道闷得慌吧,她渴望和人交流。不过,这只是我带有偏见的猜度,很快就被她的话所打破。她好像猜透了我对她的揣摩,告诉我们她自己的经历。原来她是从小在这个小镇上长大,考入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

碎碎念

受益无穷的物权意识

□戴群

我在英国生活了20年,因孩子和工作关系近距离接触了很多中产阶级和社会底层的家庭,发现优秀的孩子往往不是父母刻意教育出来的,而是在父母影响下形成了有益于成长的价值观。

现在回想一下,对我影响最大的,在西方对后代影响善恶各半的一种价值观就是基于他们人本位的物权意识。简单来说,就是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个人财产不容侵犯。这是常识,对吧?但是认为“父母的财产是父母的,不是孩子的”和抱有“父母的就是孩子的”这两种观念的父母和孩子,在他们的互动中有着截然不同的取向。

我的财产只有我有支配权,我认为我要尽父母的责任保证孩子的健康成长,为此在孩子身上的各项花销是必要的。我前边提到“善恶各半”的价值观指的是一些英国的父母宁愿把钱花在自己酗酒、吸烟、吸毒和其他各种娱乐上,也不管孩子的教育和健康成长,在此不多谈。这种物权意识的结果就是:给孩子花了钱尽了力,是自己的选择,不需要回报;不给孩子只给自己,也是自己的选择,没有愧疚;在这种价值观的家庭中成长的孩子,也有同样的物权意识,所以父母如何支配自己的财产是父母的事,孩子无权干涉,更不会认为父母的就是自己的。他们很少拼爹,因为爹和自己无关。

我没有刻意地给孩子灌输这种西方的价值观,因为我自己也是无意识地接受的。但是这种意识主宰着我的日常行为,孩子也就下意识地接受了。

和女儿在一起时,我也会母爱大发,用各种漂亮服饰装扮女儿。我不会担心惯坏女儿,也不会担心女



儿养成什么坏习惯,因为我们彼此都明白,这是我的选择。女儿自己出门购物,总是能买到物美价廉的东西——她的零花钱有限,她也觉得这是适合自己中学生身份的消费方式。

孩子的财产也由自己支配。零花钱的花法,父母只给一些建议。当然他们的物权绝不仅仅限于钱。我们给他们买的和别人送的东西,包括玩具、衣物等等,都是他们自己的,我们绝不会把属于他们的东西在不经过他们同意的情况下转送别人或暂时借走。他们的卧室也是他们的领地,卧室装潢是他们的选择,我会敲门而入;他们的日记、手机、Facebook等社交账户,我和老公绝不偷看,也不加入,除非他们邀请;他们有自己选择朋友的权利,我们会尊重他们的选择。尊重别人的物权就是尊重的最基本、最核心的东西,然后是尊重别人的感情、价值观、信仰、生活方式等等。

由于一些特定的社会现实,英国出现了“啃老族”,这和西方的物权意识并不矛盾,关键是父母给孩子的财产是父母的选择,还是孩子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英国的父母也会支持成年的孩子,孩子接受与否是他们的选择,一旦接受便心怀感恩。当然父母也不会要求孩子有赡养的义务。这是一个敏感话题。发展中国家老人的生活依靠儿孙赡养,所以有了“父母的就是孩子的”和儿孙尽孝道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在现今的中产阶级家庭里带来一些问题。父母一方面认为自己的就是孩子的(尤其是独生子的家庭),一方面又抱怨孩子不会感恩,还怕把孩子惯坏了。试想,用了、拿了自己的东西还要感恩谁呢?